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魔鬼・天使——聖經視域下《秀拉》主人公形象解讀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Wang, Huaju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7-06 18:18:59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32

魔鬼·天使

——圣经视域下《秀拉》主人公形象解读

王化菊

内容提要:托尼·莫里森小说《秀拉》中的同名主人公长期以来一直被各种评论文章解读为撒旦式人物。本文把该小说放在圣经视域下解读,发现作者通过秀拉塑造的其实是一个耶稣基督形象。通过分析主人公独特的命名、生长背景、出走和死亡经历,她对“大爱”的宣讲、对孩子的友善与慈爱,以及她的两个主要陪衬人物夏德拉克和奈尔的形象,本文认为秀拉身上充满基督性,她不是魔鬼而是天使。由于《秀拉》的创作背景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女性主义诠释学的成熟期吻合,本文认为,秀拉的这一隐含形象是莫里森对美国主流文化将神构建为白人男性形象进行质疑和反抗的产物,因而是对黑人女性神学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秀拉;圣经视域;基督

Demon or Angel?

——The Image of *Sula* in the Perspective of Bible

WANG Huaju

Abstract: The image of the protagonist in *Sula* by Toni Morrison has constantly been interpreted by various critical papers as satanic. However, through reading the novel closely in the perspective of Bible,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Sula*'s image is actually rather like Jesus Christ. After analyzing the protagonist's special naming, her growing background, her exile and death experience, her preaching of universal love, her friendliness and care for the children, and her two complementary characters' imag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Sula* is full of Christ's nature and spirit; she is angelic rather than satanic. Given the fact that novel was conceived and written during the 60s to 70s of 20th century, 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independent developing period of female Hermeneutics of Bible, the paper finally argues that creating such a subtle image of *Sula* is the means of Morrison to question and protest against the God's image as white and male, which has been constructed by the U.S. mainstream culture. Meanwhile, this image is a great contribution of Morrison to the black female theology.

Key words: *Sula*; Biblical perspective; Christ

引 言

《秀拉》(1973)是著名非裔美国作家托尼·莫里森的第二部小说。该小说塑造了一个反抗传统女性角色和黑人社区精神的叛

逆的黑人女性形象。评论界目前关于《秀拉》的文章主要是从心理分析、成长小说、女性主义等角度切入的^①。从神话原型或圣经视角解读此小说的评论文章寥寥无几,并且几乎都将秀拉形象解读为圣经中的撒旦或者该隐。例如,贝弗莉·福克斯(Beverly Foulks)将秀拉视为邪恶的代表,并以此为前提论证邪恶在促使社区其他人向善方面的构建作用^②;琼斯则认为,秀拉是《创世记》中该隐的化身和后裔,和该隐一样因为犯下罪恶而在额上留下上帝的标记^③。国内学者杜志卿、冯英等也认为,秀拉是撒旦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置换变形”^④,是撒旦这个圣经人物原型的再现。

尽管评论界基本上强调的是秀拉的“恶”在催生“善”和促进社区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大家对秀拉形象在一个点上达成共识:她是充满邪恶精神、反抗力量和破坏欲望的撒旦式人物。“魔鬼”这个词是贴在秀拉身上最明显的标签,至于仁义慈爱的基督式形象则相应地很少被提及。据笔者所知,只有威克温耶(Chikwenye)曾说:“秀拉在小说中的角色像救世主一样。”^⑤然而,他旨在分析莫里森把整个故事当作笑话来讲的一种高超叙事手

① 分别参见 J. Brooks Bouson, *Quiet as it's Kept: Shame, Trauma, and Rac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chapter 3; Feng Pin-chia, *The Female Bildungsroman by Toni Morrison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 A Postmodern Reading*. New York: Peter Lang, 1998, chapter 3; Karen F. Stein, "Toni Morrison's Sula: A Black Woman's Epic",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Vol. 18, No. 4, 146—150.

② Shirley A. Stave ed., "Trial by Fire: The Theodicy of Toni Morrison in Sula", *Toni Morrison and the Bible: Contested Intertextualities*.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6, 8.

③ Carolyn M. Jones, "Sula and Beloved: The Images of Gain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vol. 27 No. 4 (Winter 1993), 615—626.

④ 参见杜志卿、张燕:“《秀拉》:一种神话原型的解读”,《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第80—88页;冯英:“神话辉映下的黑色阴影——秀拉寻找自我的神话原型解读”,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⑤ Chikwenye Okonjo Ojunyemi, "Sula: A Nigger Joke", *Black America Literature Forum*. vol. 13, No. 4 (Winter, 1979), 130.

法,秀拉的救世主形象并非其文章的核心观点。在其观点基础上,本文着力论证秀拉表面似撒旦、本质上代表弥赛亚的主人公形象,并强调它的产生背景以及这种形象对于黑人女性神学的重大意义。

秀拉的基督性

小说中人物的命名往往含义深刻,因此我们首先来分析作家对主人公的命名。把圣经视为生活的一部分的莫里森^①经常借用这个超文本中的人物名称给自己笔下人物命名,以此来赋予人物更大的思想内涵。比如《所罗门之歌》中的女主人公名叫派拉特,那是《新约》中主持对耶稣执行死刑的罗马行政官的名字。这种命名强烈地表达了黑人对其救世主何以长久漠视黑人被杀戮、奴役、歧视和压迫的愤懑之情。秀拉的名字虽然不是直接来自任何圣经人物,但它让人想起与圣经渊源颇深的《可兰经》中真主安拉的使者秀拉曼(Suleiman),它的简称正好是秀拉(Sula)。经书记载“她承担着传播上帝之道遍及禽兽与远方的使命”^②。再者,秀拉的姓氏是“和平”。虽然这一直被评论家们解读为对黑人那充满苦难和死亡的生活的讽刺,但我们也能将其理解为秀拉真正代表的东西——在小说中正是秀拉的存在转移和消解了社区其他人之间的矛盾。另外,秀拉的教名是Mae,读起来与May相近,以致她的名字整个连在一起,就是“秀拉祈愿和平”。这也正是《新约》中基督所全力宣扬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秀拉的母亲名叫汉娜,据《撒母耳记上》载,汉娜正是先知撒母耳的母亲之名。她

① 查尔斯·鲁亚斯:《美国作家访谈录》,粟旺、李文俊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第205页。

② 转引自刘瑞敏:“秀拉的叛逆——评托尼·莫里森的小说《秀拉》中的女主人公”,《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18页。

因婚后良久不孕而向上帝祈祷,如愿后承诺将撒母耳的一生献给上帝(撒上1:1-17)。“汉娜”、“和平”、“秀拉”——这一系列特定命名给秀拉的身份注入了先知的成分。

除了通过命名让秀拉的形象闪耀光辉外,作者关于秀拉人生的一些细节设计也与救世主有着种种联系。秀拉成长于“木匠路七号”,而《新约》记载耶稣的世俗父亲约瑟是一位木匠,其天上的父用七天完成了创世之举。作者在描述秀拉的生长背景时对圣经中基督的指涉由此可见一斑。秀拉主动离开家乡游历了很多地方后又回到故土;耶稣也离开故乡辗转各地而后回到拿撒勒。传言秀拉对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一视同仁;而耶稣对本族人和外族人也是一样仁爱。秀拉去世时三十出头,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年龄相仿。更有趣的是,作者暗示秀拉去世后将会重生:

她将腿往上拉到胸口,闭上眼睛,把拇指放进嘴里,然后顺着隧道(只是隧道边没有黑墙)往下漂啊漂,一直到她闻到雨的味道,知道水就在附近。她将身体蜷缩进柔软的水中,让水包围她、运载她、洗涤她疲倦的身躯直到永远,永远。谁说的来着?她努力思考着,是谁曾承诺她永远有水一样的睡眠?①

蜷缩身体,顺水游动,这里描写的与其说是秀拉死亡的场景,还不如说是婴儿出生的经历。另外,在秀拉停止了呼吸后,作者继续描写她对死亡的感受和对死后行为的思考:“这并不痛,等我去告诉奈尔。”②可见秀拉并没有在一般意义上死去,她将以灵魂的形式向奈尔显现,正如耶稣基督殉难后仍向他的门徒显灵一样。

① Toni Morrison, *Sula*. New York: Knopf. 1973, 149. 笔者自译,下同。

② Toni Morrison, *Sula*. 149.

比起这些细节方面的巧合,秀拉的语言更直接表现出她与基督本质方面的一致:他们渴望的是一种超越一切的大爱。在文本中,秀拉的话语很少,但我们看到她的两段相对较长的言论都是围绕“爱”而展开的。除了告诉希德“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爱你的”,秀拉还坚信自己也是被爱者。在临终前,秀拉奄奄一息地告诉她唯一的好朋友奈尔:

他们将肯定会爱我的。这将需要些时间,但他们是爱我的。在所有老妇人同青少年躺在一处之后,在所有年轻女孩子们和那些老醉汉睡在一起之后,在所有黑种男人上过所有白种男人之后,在所有白种女人亲吻所有黑种女人之后,在警卫非礼了所有的囚徒之后,在所有妓女同她们的奶奶做爱之后……在所有狗儿与猫儿交配之后……将会剩下一点爱给我的。我知道那是怎样一种感觉。^①

老人与少年结合、白人与黑人结合、警察与犯人结合、女人与女人结合、狗儿与猫儿结合——秀拉的这段临终宣言看起来十分荒谬和无厘头,但她以极端的方式呈现了一种超越年龄、种族、身份、性别甚至是物种的“爱”。这种爱不符合人情伦理,是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大爱。这与圣经中耶稣基督宣扬的博爱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从这种意义上说,秀拉在这里正是扮演了基督的角色,只不过处于充满性别、种族歧视的环境中,秀拉作为备受压迫的黑人女性言辞异常激烈罢了。

意识到自己“既非白人又非男人”,^②秀拉确实有着很强的叛逆精神,但叛逆不等于邪恶。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她的行为,不难发现她与人人为善的处世方式。秀拉看见“小茶壶”摔倒在她门口

^① Toni Morrison, *Sula*. 145—146.

^② Toni Morrison, *Sula*. 149.

走廊上时,主动走过去准备把他扶起来。这虽然是件小事,我们从中却能看到她本能中充满怜爱和慈悲,而非大部分人所认为的自私恶毒。她对其他孩子的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点。“小鸡”虽然是由于秀拉失手而掉进河里淹死的,但我们如果跳过结果去分析过程,会发现秀拉对“小鸡”像个慈爱的大姐姐一样。她先是帮助他爬上了他一个人不敢攀爬的树干去眺望远方,又轻柔地带他下来。看到“小鸡”仍欢欣不已,秀拉又拉着他的手转圈,分享他的喜悦。对于“小鸡”的死,秀拉先是惊恐,后来悲伤哭泣不已,反倒是奈尔心里有种莫名的兴奋感。另外,外婆收留了三个名叫“杜威”的流浪儿,秀拉主动要给他们洗澡;后来送外祖母到养老院后,秀拉继续收留他们。即使他们在秀拉与情人约会时假装生病撒娇,秀拉也不恼火,而是笑着给他们零钱买糖吃。秀拉对孩子的爱心由此可见一斑。

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我们都看到,基督对于孩子特别友善,欢迎孩子投进他的怀抱,并宣布天国就属于像孩子们一样纯真的人(太 13:15;可 13:16)。就这一点而言,莫里森在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曾借疯疯癫癫的索卜汉德·切丘之口表示嘲讽,因为上帝对于小女孩佩克拉的众多不幸遭遇态度冷漠。作为一种反拨,秀拉对孩子的友善正好寄托了作者对上帝与孩子良好关系的期许。

除了友爱地对待孩子以外,秀拉对整个社区的人也怀有深切关心。她与奈尔聊天时曾明确指出:“镇上一半人都该杀,[而另一半]人都该被疾病彻底清除。”^①在秀拉眼中,“整个国家的黑人女性都在像木桩一样死去”^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从秀拉的语气我们看到,她对她们既有上帝般严厉的批判,又有耶稣式真切的同情。她坚信她们的生活需要改变,需要救赎。秀拉就是带着

① Toni Morrison, *Sula*. 96.

② Toni Morrison, *Sula*. 143.

这样一种心理重新走进奈尔的生活,而奈尔正是那些像木桩一样死去的女性一分子。虽然秀拉极端的拯救方式无法被人理解,但从其出发点看,她确是想唤醒女性同胞们,去过在她看来更能让生命充满价值的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说,她和耶稣一样怀揣救世的伟大愿望。

此外,被论者视为秀拉是撒旦再现之重要证据的,是她眉宇间的胎记,一开始看起来像玫瑰花,后来却像响尾蛇,令人惊悚。伊甸园故事中的蛇一直被解读为撒旦的化身,它为了报复上帝而潜进园中引诱亚当夏娃违背上帝旨意。然而亦有学者认为,那蛇代表的不是撒旦,而是“上帝的人格阴影”^①。上帝促成人类犯禁是为了滋生其怀疑精神,发展其辨识能力和自我意识,以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这也就回答了“全能的上帝为何不阻止蛇引诱人类堕落”^②的问题。如此看来,秀拉身上的蛇并不能证明其撒旦身份;她对社区传统价值的质疑和颠覆正是对上帝意图的领会和实践。总之,她的蛇图腾也可能是在为上帝代言。

秀拉与“魔鬼们”

小说中秀拉有两个主要的陪衬人物,一是奈尔(Nel),二是夏德拉克(Shadrack)。分析这两个人物形象,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秀拉身上的基督性。

在文本第一大部分的序言里,叙述者说社区人“早在1920年就极其关注夏德拉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在他们小镇从一个小女孩长成一个女人的秀拉到底是怎么回事”。^③这种并置的叙述

① 徐俊:“荣格理论对伊甸园神话的阐释”,《圣经文学研究》第七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

② 同上,第183页。

③ Toni Morrison, *Sula*. 6.

方式让读者对这两个人物的故事产生同样浓厚的兴趣,并关心其故事将有着怎样的交集。在整个情节中,夏德拉克和秀拉实实在在的交集却只有两个很小的点。第一次是秀拉带“小鸡”玩耍时失手导致后者落水,慌乱之中跑去问夏德拉克有没有看到。夏德拉克只是微笑点头,安慰她说“永远”。第二次是夏德拉克在井边邂逅秀拉,向她举手致敬。这两件小事反映出夏德拉克对于秀拉怀着特殊的爱意和敬意。由于在一战中近距离目睹一个战友脑袋被弹片削成两半还继续奔跑,夏德拉克有着严重的心理创伤,平日里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喝酒和骂人,即使对白人也毫不留情。此外,夏德拉克还创立了“全国自杀日”,号召人们在每年的元月3号自杀。这样一个疯子对秀拉为什么如此友善和尊敬呢?社区人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两个恶魔”^①。夏德拉克给秀拉行礼,说明他俩是一丘之貉。这也是很多人将秀拉解读为撒旦形象的根据之一。但如果我们在夏德拉克这个人物身上看到的不是魔鬼形象,而是信徒形象,那么秀拉的魔鬼形象也就得另当别论了。

在圣经视域下,夏德拉克的名字首先让读者联想起的,应当是《但以理书》中但以理三位好朋友之一的沙得拉(Shadrach)。他们作为“巴比伦之囚”从耶路撒冷被俘获到巴比伦,当国王尼布甲尼撒命令沙得拉和另外两个以色列青年跪拜金像时,自己坚决不从,因此被投进火炉中(小说中夏德拉克身受战火洗礼的经历可以看作对此故事的喻指)。在焚烧过程中,上帝的灵与他们同在,结果三位青年最终毫发无伤地走出火炉,并得到国王的提拔(但3:1-30)。这个故事所呈现的是一个誓死信仰上帝的圣徒形象。作者给秀拉的仰慕者如此一个命名,在一定意义上再次赋予秀拉身份一种特定内涵:她不是魔鬼再现而是上帝的化身。

夏德拉克的经历和名字指涉一个圣经人物,其形象则指涉另

^① Toni Morrison, *Sula*. 117.

一个,即施洗约翰。“他的眼睛如此疯狂,他的头发如此长……他的声音雷霆般威严”,这个在河岸边呼吁人们和他一起过“全国自杀日”的夏德拉克,确实与在约旦河边高声警醒世人悔改的约翰形象颇为一致。福克斯在上文提及的文章中也曾指出:“在《秀拉》中,莫里森的夏德拉克成为一个先知式人物,他令人想起施洗约翰。”^①夏德拉克和秀拉在井边的相遇类似于约翰和耶稣在约旦河的会面。当约翰要向耶稣表示膜拜时,耶稣拒绝了;同样,在小说中夏德拉克向秀拉举手致意时,秀拉转身走开了。施洗约翰自称其使命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太3:3)他信奉的是《新约》中真正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就这样,小说中夏德拉克向秀拉表示的那份特别敬意也就将后者推向了救世主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后一个“全国自杀日”,众多“谷底”居民响应了夏德拉克的号召。他们因愤怒而失去理智,试图毁掉那座想建却始终未被白人允许参与建造的桥而集体掉到冰冷的河水中,用他们的死亡真正“庆祝了”自杀节。这些人疯狂到自我毁灭,令人想起《马太福音》8:32中耶稣将鬼驱逐到一群猪体内,且使那些猪“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这两段情节十分相似,可以说“谷底”人们的集体自杀事件是莫里森对圣经中耶稣驱鬼入海故事的戏仿。更何况据《马可福音》5:9记载,魔鬼的名字叫“群”,因为他们众多的缘故。所以这里的人群可看作魔鬼的替身,夏德拉克则是表面的驱鬼者,他摇着铃在河边看着这一切,似乎这是他导演的一幕剧,但背后真正的力量来自秀拉,因为我们知道夏德拉克是秀拉的代言人,他一定意义上是为祭奠秀拉而召集了那次聚会。根据叙述者对秀拉死亡场面的描写,我们知道秀拉的“灵”并没有真正离开;在河边集会时,叙述者又指出是“圣灵”^②让他们跳

① Shirley A. Stave ed., *Toni Morrison and the Bible: Contested Intertextualities*.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6, 11.

② 原文即为大写 Spirit, 见 *Sula*. 160.

起舞来。可见,秀拉的“灵”在此以“圣灵”的名义再现,驱鬼降魔,其基督性再次彰显。

奈尔是小说主人公的另一个陪衬人物。她一直被认为是和秀拉在各方面互相补充的人物,或者说她们俩是一个人的两面。其中,秀拉一般被看作阴暗、邪恶的一面,而奈尔则是阳光、善良的一面。比如说,特里·奥腾(Terry Otten)就把“秀拉视为奈尔的‘阴暗意识’,想象力的邪恶下层,激发着奈尔的意志力”^①。如果说秀拉在人们眼中是弗洛伊德所定义的“本我”,那么奈尔就是同一个人格中的“超我”部分。然而就善恶区分而言,在莫里森文本所创造的语境下,我们并不能将后者等同于善,前者等同于恶。就像秀拉临终向奈尔追问的:“你怎么就知道谁好谁坏呢?你怎么知道你是好的呢?说不定好人不是你而是我呢?”^②

从特定角度看,奈尔确实不能说是一个很正面很善良的人物。奈尔的“恶”表现为她对生命的敌视和压抑。“正如她的名字所暗示,奈尔把人们带进忧伤、厄运或者地狱。她有着死亡般的特质、气息”^③。在“小鸡”落水事件中,秀拉惊慌失措时,奈尔却表现得非常沉稳,并为自己的沉稳而自鸣得意。这样的沉稳不能说不是一种冷漠。葬礼上秀拉伤心痛苦无声抽泣时,奈尔只是担心治安官或牧师会发现真相而指责她。多年以后,奈尔回忆起此事时承认道:“当看着被‘小鸡’的身体打破的水面平静地合起来的时候,她先感到喜悦,继之是满足。”^④面对宝贵生命的逝去,奈尔如此幸灾乐祸,可见她的人格有着极其阴暗的一面。她撒旦般阴冷的内心和前面秀拉对孩子天使般的温柔形成鲜明对照。

① Terry Otten. *The Crime of Innocence in the Fiction of Toni Morris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9, 33.

② Toni Morrison, *Sula*. 146.

③ Chikwenye Okonjo Ojunyemi, “Sula: A Nigger Joke”, *Black America Literature Forum*. Vol. 13, No. 4 (Winter 1979), 131.

④ Toni Morrison, *Sula*. 170.

近一步看,奈尔死亡般的特质最大地体现在她对自我生命力的压制方面。少女时期,奈尔的自我意识曾经觉醒,认识到自己就是自己,并且想要过精彩的生活,秀拉就是她那精彩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与希德的婚姻结束了那种精彩,因为奈尔在婚姻中甘愿完全做配角,牺牲自己的主体性而去成全希德的男性尊严。秀拉在两性关系中寻求对方的倾听和理解,而奈尔只顾着体贴呵护对方,并不看重平等的精神交流。难怪叙述者说希德和奈尔两个人加起来仅仅造就一个希德。奈尔把自己的自性完全抹去了,在实现她作为妻子对丈夫的价值的同时抹杀了自己的个体价值。夏娃在回忆自己关于婚礼的梦时评价说:“婚姻总是意味着死亡。”^①奈尔的经历正好印证了这位“女始祖”的话,而导致奈尔一结婚就“死亡”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

奈尔对自己欲望的压制在希德离开、婚姻破裂后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们看到在为希德的离开而伤心过后,奈尔对自己的欲望实行完全封闭。她一方面强烈意识到自己的生理需要,愿意做驴做马来换取欲望的满足;另一方面又恪守贞节,禁止自己哪怕是向别的男人看上一眼。奈尔也意识到那样像是生活在地狱,失去丈夫的她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

最终把奈尔从思想的地狱中拯救出来的正是秀拉。秀拉一直是奈尔生命活力的驱动者。青春期她们结伴去感受或者说享受异性的关注,一起探索自我。婚后奈尔的生活死气沉沉,秀拉的归来让她对生活恢复了一种敏锐的观察力,“就像去除了一只眼睛上的白内障后它又可以用了”^②。秀拉和希德发生关系客观上促使奈尔反思自己的生活,后者的自我意识在痛苦中苏醒并得到发展。直至最后,奈尔去祭拜秀拉,在归途中遇到象征秀拉灵魂飘过的一阵风。奈尔在风中幡然醒悟,认识到秀拉的可贵及其

① Toni Morrison, *Sula*. 78.

② Toni Morrison, *Sula*. 95.

自我的价值。

结 语

总结以上内容,我们看到不论从其个人命名、话语、行为特征,还是从小说中与她密切相关的其他重要人物的形象推测,秀拉的形象都偏离撒旦而更接近基督。评论家们从神话原型角度不约而同地将秀拉形象解读为替罪羊原型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再现^①;这种观点其实正是对秀拉基督形象的佐证——耶稣基督在圣经中的就是一个典范的替罪羊形象。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呢?其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鉴于它创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这种主人公形象是莫里森以女性眼光和视角对圣经中耶稣基督形象的诠释或改写。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女性主义诠释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②对圣经颇有研究的莫里森对此一定有着自己作为一名学者和作家的独特思考。《秀拉》发表的时间为1973年,它的酝酿和写作过程肯定受到女性主义诠释学的影响。赋予笔下一位黑人女性主人公耶稣基督形象,应当是莫里森对美国主流文化长期以来将上帝描述为白人男性^③的质疑和反抗;这一形象应当是她对黑人女性神学的巨大贡献。

作者王化菊,安徽淮南人,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

① 参见杜志卿、张燕:《“秀拉”:一种神话原型的解读》,《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第80—88页;冯英:“神话辉映下的黑色阴影——秀拉寻找自我的神话原型解读”,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毕业论文。

② 梁工主编:《西方圣经批评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21页。

③ 托尼·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爱丽丝·沃克的《紫色》、玛亚·安吉罗的《我知道笼中鸟为什么歌唱》等黑人女性作品都揭示了上帝的白人男性形象。

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圣经文学,近期代表作有《从宗教视角看佩克拉的悲剧》。

(执行编辑 孙彩霞)